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6)

青春经验的厚重书写与超越

□刘 伟

外界看来,七童年是一个有很强市场号召力的作家,一个青春文学的严肃派作家,而这一切在七童年看来都不能很好地描述自己。的确,七童年就是一个普通的“80后”,一位自幼怀揣着纯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她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任何一个个体都相似,也都不相同;于生活现实的平实与梦想的遥远,困于办公室、厨房,与爱,时而物喜,时而已悲”。

丰盈青春与“少年残像”

青春是个令人动容的字眼,盛满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与想象。七童年最初涉猎写作,正值青春年华,在那篇被很多人反复提及的《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中,她写尽了青春的美丽与忧愁、叛逆与成长、温情与淡漠。一如作者再版时的“特别说明”,“这是十五岁时的文字,而今看来,已是啰嗦繁冗的羞人之笔,确实稚嫩。但我不作任何修改地放置在这里,向那些无法被修改的青春致敬。谨以镜鉴,或者纪念。”

不过,这篇略显稚嫩的散文现在读来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并非仅仅作者自谦的“啰嗦繁冗的羞人之笔”。其中不仅有美丽动人的字眼,如“青春的意义在于哪怕忧伤地泪流满面,依然是一首夹杂着摇滚味道的安魂曲”;“我们都见过梦境里的如黛青山,满溪桃花,野花迎风飘摆好像是在倾诉衷肠,绿草萋萋抖动恰似相恋缠绵……”更有一份少女的心境,敏感脆弱的心灵中有着各种奇怪而疯狂的想法,却又被现实压榨得只能在梦幻中书写真正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拒绝长大,但岁月却无情地消磨着一切,“那些花朵一样摇曳的过去”,只能留给以后长大的我们来细细抚摸与回想。

这就是青春的力量,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岁月却能激发出无尽的潜能,于是,一篇篇优美的文字从七童年的笔端流出。写作,让她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借此,她的青春不再单薄,她的人生变得丰盈繁茂。在兵荒马乱的中年岁月,在为高考冲刺而苦苦学习的时候,她趴在晚自习的课桌上写下了《北方》《幻听》《故城》《昨天》等。

青春是多姿多彩的,在《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中,作者用精致个性的语调气韵、流畅醇厚的语言风格、鲜明独特的青春故事,写尽了青春的忧伤与缺失、友情的温暖与珍重,以及那段人生美好年华里的人的执拗与坚持、冲动与迷惘,更有彼此的思念与扶持、感恩与回报。《远镇》《蓝颜》《故城》《被窝是青春的坟墓》等篇目,书写了或残酷、或纠结、或温情、或惆怅的青春岁月。里面有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有年少岁月的荒诞与无羁,七童年的优美文笔唤醒了我们正经历或曾有过的心理悸动。

书中不避讳青春期的幽怨,但更多涌动的是一种温暖向上的正能量,是对那时年华的怀想,对正处人生黄金期的少男少女的激励与鞭策。正如书中所写:

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

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这部书被誉为“青春夹缝中的灵魂之书”,很多人一边读着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一边摘

抄那些层出不穷的优美语句。毕竟,青春虽短,但青春的念想却永存心间,“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弘的想象、炽热的感情”。偶一提及,仍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不同于众多“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青春读物,因为书中所写是作者自我成长经历的映射,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众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少男少女的心灵抒怀。其中的《远镇》浸满了七童年的成长印记和心灵遐想。作者自幼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离开母亲和她,远赴新疆,再未回来过。母亲是一名大学老师,一人含辛茹苦把她培养成人。母亲在她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毫无保留的爱,同时也有超乎常人的严厉。受着传统教育,乖乖听着母亲的话,七童年走着和普通孩子一样的应试之路,课余时间还要学钢琴、绘画等。表面温顺乖巧,内心却与母亲存在情感的隔阂与代沟,这是大多数少女的心路历程。在《远镇》中,这一切都得到了淋漓尽致表达与总算圆满的解决。出走——寻找——回归的叙事模式在《远镇》中得到了真实的操练和完美的呈现。

2003年下半年,七童年在晚自习上开始写作《远镇》,最终完成后将此文寄给郭敬明主编的杂志《岛》,此文发表后读者反响热烈。在这篇散文中,作者敞开心扉充分释放了积蓄在心中多年的情绪。找寻父亲的旅程,沿途的人与物交织成的风景,不仅有单纯可爱的漂亮人物,更有脱离尘世、回归原始纯真的冲动情感。美好的衣加,隔膜的爱,卸下沉重的行囊,回归母亲怀抱的坚定与决绝,这一切都让整篇散文充盈着一股引人入胜的力量,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七童年的另外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残像》则向我们展示了青春的另外一面。绍城与凯的人生故事读来荡气回肠,令人动容。《少年残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遥远而清晰的青春画像,里面有了少年的心路历程,有青春的单薄与失落,更有对那一段时光的深深怀念与浓浓追思。

暖暖生命与“大地之灯”

独特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七童年不同寻常的性格。她内心敏感细腻,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坚强,在独自面对世界时有着异乎寻常的冷静与平和。这一切,都让她拥有了更宽广的写作视野,笔下的文字呈现出与她年龄不匹配的老练与厚重。《大地之灯》是七童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带给读者的那种震撼与冲击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任何一位读完《大地之灯》的读者都很难相信,这样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居然出自一位19岁的少女之手。

《大地之灯》讲述了两代人的成长故事,简生与卡桑,两个出身迥异却命运相通的人,在机缘巧合中共同走进了彼此的世界。一次偶然事件足以改变很多人的人生。卡桑的阿爸阿妈为了拯救两匹马而葬身在雪域高山,卡桑爷爷不久也离世,8岁的卡桑变得无依无靠,也正因此如此,少女卡桑才最终会被简生夫妇收养。

离开藏地进入都市,在简生与辛和的细心呵护下,小卡桑得以愉快成长,并结识了好朋友叶蓝。长大成人后的卡桑,虽身在都市,内心却仍旧向往故地,于是,她选择了考古专业,她不自觉地恋上了尼泊尔古董商人迦南并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这一切,都是成长的代价,更是简生夫妇无法给予卡桑的。最终,卡桑在叶蓝的帮助下回到亲情的怀抱,开始新一次的上路,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心灵的涅槃。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简生则是北大荒知青的“孽种”,自幼被父母遗弃,命运坎坷。后来,简生被母亲带回城市生活,又经历了母亲自杀的惨剧,一直活得谨小慎微、封闭而自卑,直至遇到了自己的绘画老师准。简生与准的故事,是这部小说的一大主线,简生对准的痴迷,归根结底是对母爱缺失的无形补偿。为了这份爱,简生甚至放弃与辛和的婚姻去照顾病重的准直至送她离开这个世界。小说结尾,简生在完成了这份自我拯救后又选择回归生活,回到卡桑、辛和的身边重新开始生命的旅程。

小说《大地之灯》叙述冷静,下笔沉稳,人物没有太多的内心表达,却都外化在天地万物之中。无论是藏地高原的天葬仪式、卡桑爷爷等雪域人物的隐忍与沉静,还是苍莽大地的极致风光、尼泊尔地区的异域情调,抑或是北大荒知青的无辜死亡、藏冀晋美的英勇战死、雪域高山上头马二马的悲壮倒下,这一切都给《大地之灯》蒙上了一层无法言说的沧桑与厚实。整部小说带给我们的心灵反省与人生感悟,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创作高度。大地之灯——一盏充盈生命温暖的灯,照亮了乡村与城市;大地之灯,一盏感恩的灯,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简生之于卡桑,准之于简生,叶蓝之于卡桑,辛和之于简生,小说中的人物彼此拯救、感恩,在相互的搀扶与支撑下实现了最终的圆满与美好。

这部小说是七童年的一次勇敢尝试,气势恢弘的叙述带来极具冲击力的震撼效果,但是,如此宏大的叙事格局对于一位19岁的作者而言是很难驾驭的。正如作者后来所言,找到一个描述世界的切口远比囊括整个世界要重要得多。所以,整部小说写到最后已然超出了作者的控制,结尾略显仓促。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意识到了从小处下笔的重要性,2010年的小说《尘曲》彰显了这份努力。《尘曲》的切入点很小,从发生在同一天的一家人身上的变化开始,一段段往事一幕幕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片段式类似话剧的远景展示,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当下社会的人情淡漠、亲情的缺失跃然纸上。

出发与回归:生活底色的严谨表达

《被窝是青春的坟墓》虽略显稚嫩与青涩,但仍不失为对青春的一笔诚恳的纪念。长篇小说《澜本嫁衣》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喜欢者,流泪捧读;不喜欢者,极度厌恶,当然也有猎奇者,只关注情节。原因很简单,这部小说描写的内容与以往作品不同,关注的是另外一片灰色世界,那个世界里充满了肮脏、黑暗,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充斥的是声色犬马、不堪入

目。有评论者把这部小说归为残酷青春小说,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正如七童年一直不认为自己在为小孩子写作一样,这部小说描绘的还是生活。毕竟,生活的底色不是原色,它有风花雪月,也有白骨累累;她有青春靓丽,也有沧桑衰败。走远了,我们往往忘记最初为什么出发。《澜本嫁衣》就是作者的一次回归,回归纯文学之路,回归现实主义。

《澜本嫁衣》围绕叶知秋悲惨一生,写透了一名失足女的内心挣扎与苦闷,她一路堕落,尝尽人间辛酸。她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相夫教子,但冷冰冰的现实让她四处碰壁。她受够了人间的苦,凄惨的命运让人同情,但她一旦凶起来,也是心狠手辣。她被阿美算计,惨遭徐老板安排的人的无尽蹂躏,在阿兰的帮助下逃脱魔窟,不惜一切代价最终把阿美活埋。在杀害阿美的时候,她说:“害我至此的人也不只是你,但奈何我收拾不了别人……只抓得到你,只怪你是祸起之源,我不得不让你死!”这就是叶知秋这类小人物的真实写照,她努力试图挣脱人间炼狱,过上光明的生活,最后甚至不惜抢夺表妹叶一生的男友,希冀能够获得幸福。但最终,她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已无立身之地,一路追求阳光的她最终在黑暗中死去。

叶知秋的悲哀,不仅在于她终其一生追求幸福而不得,更重要的是,她至死都不明白悲剧的根源何在。她生性乖戾,幼小时被人糟蹋,这只是她一生苦难的缘起,此后,她一直不曾掌控自己的命运,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男性身上。从最初的男友康以明到后来的小马哥、徐老板、三哥直至最后的何耀辉,她拼命抓着他们,期盼有朝一日能走上正途。但她出卖肉身的过往最终出卖了她,无尽的悲惨往事只能博取他人一时的同情,要想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惟有自强不息。这是叶知秋至死未能知晓的道理,同样也是像叶一这样的平凡女子需要记取的生存哲学。叶一生对何耀辉是百依百顺,但最终换来的不是白马王子的一生相守,却是无情的背叛。痛定思痛之后,叶一生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没有重蹈表妹叶知秋覆辙。这也正是《澜本嫁衣》一书的最大现实意义——只有认清了自己,才能正视自己;只有看清了这个世界,才能真正地热爱这个世界。

正如七童年在《澜本嫁衣》自序中所言:“我以书写忏悔般的心情着笔,为人们的希望和幻灭,为人间的纯洁和污秽,书写散发着腐臭的供词。我想我义不容辞。”在对生命的凭吊中抒发对人间世界的真实情感,这才是《澜本嫁衣》一书带给我们的最深层印象。穿越那些肮脏与污秽,懂得珍惜与自爱,好好生活,才是生命最朴素的真理。

梳理七童年的创作历程,我们会看到,这个年轻的女孩正在一步步地踏实成长。最近看到的短文《灯下尘》《站者那则》更显示了她字里行间的变化,她的文笔更加洗练成熟,语调更加平实沉静,更加接地气。没有了过往的华丽,变得更加耐读,更有趣味。正如七童年在《被窝是青春的坟墓》新版序言结尾写的:“黄昏无恨,何以有黄昏;青春无你,何以有青春。”相信经历了心灵蜕变的七童年会写出更加引人入胜瞩目的作品。

■创作谈

多年以前我久久站在海边,风迎面扑来,有泪的咸味。看着一艘生锈的船,歪斜着,远远地,孤独地搁浅在礁石遍布的海滩上。海是灰色的,吐着浪花,好像有层层心事,无人倾听。

醒来时候,发现只不过是梦。我的生活中哪里海。若有,也不过是茫茫人海,潮汐一般,退去又涌来。而青春,是这大海中一艘无法被打捞的沉船。

为了一种所谓的“接地气”的人生,我选择了一份极其平凡而底层的工作,内容与写作或文艺完全无关。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历史,我只是一份求职简历所代表的那个劳动力。同事们在我们的姓氏前面加一个“小”字,亲切地对我打招呼,交代事情。我们薪水低廉,经常加班,非常疲惫。

我想,这份工作对我最大的意义,也许是能时刻提醒我:作为一个人,你要承认自己的平凡和渺小。但是,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时至今日,常常觉得幸运,因为我从未真的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作者。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事是无心插柳的,想来都觉得老天总是厚待我。

之前我从香港毕业,学生时代已经出版了几部作品——许多人都问我,你干吗找工作?你不是爱好写作,我什么工作?你再不写,就要被遗忘了。

听人这么说,我也质疑过自己。但转念想想,如果我因此被遗忘,那是我活该。时间是一把筛子,筛不掉的,终归筛不掉。那些应该被筛掉的,就由着它被忘却吧。

若要成为这样一颗不被筛掉的石头,必须先甘于放低自己,体会浩瀚尘世中,人作为一只蚂蚁的视角,是什么样子。毕竟,石头若是飘在云上,迟早要掉下来。放在地上,就稳了。

我能明白,我们总是容易热爱美丽与精致的东西。虚夸于银装或纸面的生活,往往优裕、奢华、精致、悠闲。而孔美丽身材高挑的年轻男女,白天坐在咖啡店聊天,晚上在夜店狂欢,没完没了的朋友聚会和环球旅行。早晨起床的时候脸上也是浓妆,发型一丝不乱,和恋人展开错开着的对话。

这一切情有可原。

除却商业因素大众审美不谈,可能是现实生活已然如此苍白单薄,使我们十足疲惫;难得休息一刻,因此宁愿看一些美丽而轻松的虚构。

但你懂得,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

但那一刻无意间在我们的脑海中刻下了很多关于成功或幸福的定义,生活道路的模式,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按照这些统一的程式和目标,开始执行人生命令。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深以为然。而同时我又觉得,也可以说,世上原本有很多路,有的,走的人少了,就渐渐不成了路。

回头想想,在这个喧闹而功利的时代里,从小到大,我活得多着急,多匆促,连研究生都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读,少用一年是一年。好不容易挤上了人生的列车,就直奔终点。突然觉得,该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一个人那么奔奔去终点,有什么意思呢?

写作亦然。

距离少年时代大概已经过去10年了。青春是一段表欲罢非罢的时光,回头想来,每天晚上在晚自习时奋笔疾书的那股劲儿,几近不可思议。那样的书写的确成为了写作的滥觞,但它显然只是一段阶梯而已。过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少,人越大,下笔越犹豫。我渐渐能理解那种欲说还休的心境,因为生活像一块块砖头,垒成了心的城堡。

这些年印象最深的国产电影,是顾长卫导演,李楠编剧的《孔雀》。像绝大多数真正的杰作那样,它寂寞、无闻,被误解,被大众审美厌弃。但我热爱它的平静、微妙、优美、绵长。一如我所热爱的,我生命的特质。

就像顾城写的,“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七童年

■新作快评 曾剑《穿军装的牧马人》,《解放军文艺》2013年6期

牧马兵的自我发现

□李昌鹏

《穿军装的牧马人》以朴实而又充满诗性的叙事,显示了作者的思辨和温情。小说的思辨来自“我是谁”,小说的温情体现在人与马、人与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平年代,一个普通小兵忠于职守的价值容易被忽略。更何况,小说中的“兵”仅仅是一名军管中的马夫,这和人们心中的兵隔得太远了,于是,他在成为马夫前心有不甘地问班长“为什么偏偏是我?”将马鞭交给他的班长时则反问“为什么不能是你?”这位战士随后与他的战友——闲置的战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真正理解了战友之情,理解了什么是兵,同时也获得了厚土般的精神基础。

近来,军旅作家也在不断尝试“个性化写作”,《穿军装的牧马人》是这一探索中比较成功的代表作。作品盈荡着细腻的个人生命体验,丝毫没有回避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身份困境。在这部作品中,曾剑把兵当人在写,这样的写作方式非但没有减弱战士的威严感,反而让这位战士更具灵魂的活力和挺立的精神力量。

部队是个“炼钢”的大熔炉,炼钢的火不仅是严明的纪律,更是正义的力量、组织的关爱、战友的情感。

同时,曾剑将“个性化写作”运用在这部军旅文学作品中,但并未使作品的普遍意义消失掉,这是他的写作具有价值的地方。对于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的士兵而言,“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常常困扰着他们。惟有解除这种困惑,排除自我身份认知的模糊性,才可能成为一个坚如钢铁的士兵,成为坚如钢铁的人。小说题目《穿军装的牧马人》透露出来的信息不仅有最初的自卑,还有之后的困惑以及最后的自豪、骄傲。

小说中的“我”过去是农民,穿上军装后成了自豪的新兵。这种自豪感来源于保家卫国、维护正义

的英雄情结:“在崇山峻岭间真枪实弹地干几场,倒也像个兵”。可是,他拿到手上的不是枪,而是老兵递过来的“布满毛刺的旧马鞍”,做一个穿着军装的牧马人,这令新兵感到自卑。更何况,这些马还是被弃用的,他放马放得再好,这些马也不会成为将军的坐骑,而是等着马匹老死死于军中。作家写了两种不同的“兵”:理想中的兵与现实“我”要当的兵,在二者的对比中,“我”的身份困境逐渐凸显出来:“我”到底还是兵吗?还有价值吗?

在小说中,“我”通过丰富的个体体验,最终找到了自我的价值。起初,作为新兵的“我”无法认同一群马兵是“我”的战友,没有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作为支撑,情不至而理不顺。让“我”最早找到价值感的事是——尽管“我”只是穿着军装的牧马人,也照样可以用身体挡住猎人的枪口,阻止他们猎杀山野的马鹿,“我”也因此得到了猎人的肯定:“当兵的马夫,你行!”最终,闲置的战马作为“我”的战友进入了部队编制,“军委首长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二十五匹战马”,它们“曾经驰骋过疆场”,所以“不忍心把它们抛弃,就养起来”。

然而,找到当兵的价值感,并非真正认同了自己作为“马夫”的身份。小说进而书写“我”对“马夫”的认同感,通过黑鬼的死,“我”确认了牧羊犬黑鬼的战友身份,“我”给它立碑:“战友黑鬼之墓”。“我”把朝夕相伴的牧羊犬大视为战友,这是认同自身价值,进而认同自我身份的起点。这一情节是作家精心安排的情感内化契机,只有细细体会,才能感受到人物的潜在变化。小说中的“我”与战马相伴12年,战马和“我”成了有着生死之交的战友。12年中,“我”经历了女友的抛弃、父亲的离世,“我”虽情感柔软,但信念已坚如钢铁。

读完小说,读者不难体验到“我”的情感——所谓兵,无论钉在哪个岗位,都是一枚钢钉。

■评 论

小城瑞丽的变迁史

——读长篇小说《天涯地角》 □张永权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颗明珠,被人们称为遥远的“天涯地角”。瑞丽江像一条激情的脉管,紧连着中缅两国肥沃的土地,“同饮一江水”、“一寨两国”的地理环境和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巨变,使她闻名遐迩,被喻为大西南的“小深圳”、“小蛇口”。过去,以瑞丽边陲为背景的文艺作品也不少,一首歌唱她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传唱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但是,以瑞丽为背景,全面反映她历史巨变的长篇小说,从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刘鸿渝的长篇小说《天涯地角》当属第一部。

《天涯地角》以主人公、四川大学中文系66级毕业生江流洋被“文革”造反派发配“充军”云南天涯地角瑞丽的人生经历和命运为主线,通过他与瑞丽边陲的各族人民的关系,在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中,构建起小说宏大的历史空间,用充满激情和多彩的文笔,纪实风格,描绘出瑞丽边陲近百年的时代变迁,热情讴歌了西南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历经艰难曲折,把瑞丽这个落后、原始、神秘的边陲小县,建设成为文明、进步、开放、繁荣的现代边城。

长篇小说《天涯地角》以一种史诗性的叙述,呈现出融文学性、史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品格,是一部具有文学与地方史学双重价值的长篇作品。整部作品凝结着作家人生经历的时代交响与生命感悟。其中既有对主人公命运以及边陲人文地理的抒写,又有在深邃的历史天空中对一座边城时代巨变和诸多生命传奇的走笔。

人物见证历史,环境塑造人物。主人公江流洋在特殊的年代以戴罪之身来到瑞丽边城,他的人生经历见证了这座小城时代变迁。江流洋的悲苦命运,折射出了瑞丽边城各种不同人物的生命历程,带我们走进西南

边陲现当代风云激荡的历史。江流洋从景颇山上的一名小学教员,到县城的中学教员、文教局长,以及后来的副县长、州政协主席,人生经历中的每一次变动,都见证了边陲瑞丽的历史变革。他有挂着一反学生牌子游街的屈辱,更有激情年代热血青春沸腾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他和边城各族人民团结奋进书写出的时代新传奇,让我们惊喜地感受到一座边陲小镇焕发出的时代生机。

在艺术手法上,作家善于通过戏剧化的人物关系来刻画主人公。江流洋和几个年轻女性的爱情纠葛,不仅生动展示了江流洋等人的爱情观,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通过叙述江流洋的传奇故事,在更广阔的空间呈现了历史的变迁,也塑造出他心胸开阔、善良坚强、多才多艺、目光敏锐,既适应环境,又改造环境,既开放又传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

江流洋性格的塑造和形成,是和他的生命休戚与共的瑞丽市的时代变迁分不开的。作品还让我们欣喜地看到,过去曾处于敌对立场的共产党的康政党与国民党远征军周靖安的儿女之间的爱情结合,预示着一个和谐崭新时代的开始。

如果说《天涯地角》较成功地塑造了以江流洋为代表的一批典型人物,使它成为一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的话,那么,作品以纪实的风格,反映边城瑞丽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一些单位的时代变化,又使之具有一种文史的品格。作品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不少人物都可以在瑞丽市的历史进程中找到原型。无论是知识分子江流洋和他的同学们,还是老红军刘维路、老干部杨家猛、民族干部雷热当、雷引飞机制造厂的吴德卿、知识青年陈丽蓉等,都是作家在瑞丽工作生活20多年所见所闻的人物素材。作

品以一种纪实的风格把瑞丽市及许多单位的历史沿革、发展、进步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演绎在作品里,使我们在真实而亲切的阅读中走进瑞丽的今天和昨天。抗日战争时期,雷引飞机制造厂的建立和贡献、赴缅抗日远征军的悲壮历程、瑞丽市文教事业的发展、“政治边防”和“文革”给边陲瑞丽带来的灾难、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西南蛇口“姐告”开发区等等,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呈现。

读长篇小说《天涯地角》,也仿佛在读瑞丽的现当代历史。这部作品也为后人编撰瑞丽的地方史提供了形象的史料。文学与文史的联姻是《天涯地角》的一大特色,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历史的价值。

一部小说能否发挥它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否可读。《天涯地角》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部作品贴近现实,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读这部长篇小说,无论是瑞丽的历史,还是现实生活,都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作品中的人物,也有一种似乎相识、相闻、相亲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小说中的所有地名、单位,基本都用真名——作者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些也都成为他生命血脉的组成部分,大概在创作时也难以舍弃了。这就增强了作品的纪实风格,读起来亲切可感。许多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自然地融入作品中,人物命运牵动人心,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读起来引人入胜。作品还引用了许多瑞丽各民族的民歌、民谣增强了作品的民族风味和边地特色。

《天涯地角》的成功,再次证明了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一真理。刘鸿渝的青春时代是在瑞丽度过的。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追求、他的成功、他的感悟,是和生活在瑞丽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连在一起的。他深深地热爱着这里一山一水和人民,他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生经历、体察和生命感悟,融注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江流洋、杨家猛、雷热当、刘维路、陈丽蓉、韩素渝、杨雄、王蜀斌等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和对边陲历史变迁的描述充满了激情,让我们读起来心生共鸣。